

長征第一渡

正在往利村的路。沿途兩邊矗立約半米高的石柱，上面用一種木製的踏板打穀機，但這些踏板打穀機有節，雖然我們停下來好奇地盯著她們看，她們也毫不介意，不過當我們表示想給她們拍照時，卻被回絕了，腳下的活依然沒有停下來。田地裡有些甘薯已經成熟了。1934年紅軍

第1到15天
2002年10月16日到30日

劉正攝

- 第1天 于都縣城利村 14公里
- 第2天 小溪 14公里
- 第3天 祈山 (露營地在羅坑組上面12公里)
- 第4天 羅坑組邱九龍家2公里
- 第5天 祈珠山鎮 5公里
- 第6天 塘村 20公里
- 第7天 雙元鄉 15公里
- 第8天 祈田鎮 2公里
- 第9天 古陂鎮 30公里
- 第10-11天 信豐縣城 25公里
- 第12天 油山鎮 25公里
- 第13天 池江 26公里
- 第14-15天 大余縣城 23公里



日記選摘 14/10/2002

馬普安是一個素食主義者。他長征的最大動力也許是：證明不吃肉的人也可以擁有走完長征路的體魄。在生活中，他常常被問到這樣的問題：“不吃肉，哪能吃甚麼呢？”問題背後的暗示給了他很大的刺激，讓他覺得在大多數人心目中，他一定是個身體孱弱的傢伙。我也不認為肉食比素食好，不過馬普安吃的“素食”的確令人不敢恭維，都是些“垃圾食品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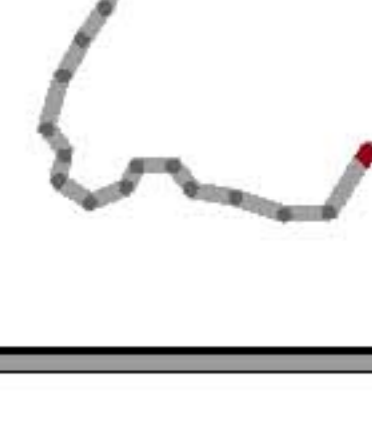
愛德，於瑞金縣城

我們跨過于都河上的橋，沿著平整的公路往南走了1公里，隨即踏上了通往利村的路。沿途兩邊矗立約半米高的石柱，上面刻著佛教的六字真言“唵嘛呢吧吽吽”。田裡的農民正在耕作，他們使用一種木製的踏板打穀機，很遠就能聽到打穀機有節奏的聲音。在山谷中走了一天，我們看到腳踏板的竟然全是女人，沒有男人。我們停下來好奇地盯著她們看，她們也毫不介意，不過當我們表示想給她們拍照時，卻被回絕了，腳下的活依然沒有停下來。田地裡有些甘薯已經成熟了。1934年紅軍離開這裡時，老百姓給他們的食物就是甘薯。路邊立著一個大標語牌，上面寫著“人民軍隊愛人民，人民軍隊人民愛”。我們在這裡歇了一會兒。傍晚，經過15公里的行程，我們在利村唯一的一家小旅店落腳。

現在回想起來，利村真是一個不錯的地方，緊鄰一條通往縣城的瀝青公路，不時有長途汽車駛過。村子裡有幾個小賣部、小飯館和一家旅店。儘管旅店的供電時斷時續，還是擺著一台黑白電視機。在那裡住一晚只要5塊錢。想洗澡的客人可以從店家那裡領一桶熱水，到廁所裡去洗。

10月16日，我們長征的第一天，完全不知道未來的旅程會發生甚麼事。對於兩個城裡來的“胖子”，利村就意味著艱苦生活的開始。之前一直陪著我們的五位朋友就要在此說“再見”了，準備開車回于都。他們掏遍了所有的口袋，給我們留下一些零錢——百元大鈔在新長征途中可不好找贖。馬普安找了一個安靜的角落和焦蓆倉促道別。

朋友們剛離開不久，飄了大半天的毛毛細雨突然變成一場風暴襲來，摧毀了利村的電力系統。我們兩個只好點起蠟燭，在生平住過的最廉價的旅店裡下棋。旁邊還有一隻心情不錯的母雞踱著悠閒的步子，在斷斷續續的地板上找吃的。



馬普安問旅店老闆以前有沒有接待過外國人。
“哦，當然有。”他回答。
“甚麼時候？”
“八年前。不對，好像還要更早。”

愛德從早到晚都在吃“泰諾”⁽⁸⁾，這是他一日三餐必不可少的。一到江西他就感到不舒服，一直忍耐著。現在朋友們都走了，也沒有前幾天隨行的領導，他不必再假裝若無其事的样子。拿出記事本，他在上面寫道：“我說不了話了，嗓子疼得厲害。”

馬普安一驚：“你是說以後我得和所有的人說普通話？”

“☺”，這是愛德的回答。

那時候，馬普安的普通話有點蹩腳，因此對他來說，新長征的第一個難題就是獨自點一頓素食“大餐”。



馬普安在朱五金的家裡踢足球，朱五金還邀請我們一起吃午飯。
第1天 2002年10月16日 江西省于都縣利村鄉

馬普安從16歲開始就再也沒吃過肉。通常人們會認為素食者不可能走完長征，這樣說來，馬普安的生活習慣使他重走長征路的行為更具“傳奇”色彩。當然，大多數中國人都沒有這麼樂觀，他們的邏輯是：“不吃肉的馬普安肯定是一個虛弱、不頂事的傢伙，病殃殃的，更談不上甚麼強有力的肌肉。”

一個連路邊石柱上都刻著“六字真言”的地方，你可能認為吃齋念佛在這裡應該相當普遍且備受推崇。想想吧！25年前鄧小平才把中國農民從公社制度中解放出來，那時候肉對大多數人來說，還是絕對的奢侈品呢！然而，或許是他們健忘吧！

馬普安說：“我不吃肉。”
“甚麼？”老闆娘沒聽明白。
和這裡的農民第一次說話時，不論你說甚麼，他們肯定會回答“甚麼？”或“聽不懂”。對外國人如此，對城裡人也如此。
和我們同來的北京朋友每次都遇到這樣的情況，這讓他們有點氣惱。中國各地方言差別很大。這裡的農民肯定打心眼裡認為，他們根本不可能聽懂外地人的話，因此就不用心去聽。他們需要我們重複幾遍問題，才能聽明白。這就好比在收音機上調台，必須要來回撥幾次才能找準。

“我不吃肉。”馬普安重複了一遍。
老闆娘揚起眉毛說：“你不吃肉？那吃甚麼？”
“你們有甚麼蔬菜嗎？”馬普安問。
“白菜。”
白菜？馬普安覺得白菜是世界上最乏味的蔬菜。
“你們還有別的嗎？”
老闆娘盯著馬普安沒有做聲，突然地問：“你吃雞嗎？”
新長征第一天的食譜：炒爛白菜和冷米飯。中國的美食之旅已注定成為泡影。

第二天，愛德獨自吃早飯，艱難地咽下兩碗青菜煮麵條——他實在不知道其他更好吃的東西用中文怎麼寫——然後潦草地寫了一句：“我朋友在哪兒？”男主人指了指外面。
愛德看見自己的伙伴站在泥濘的路上，被20來個村民圍在中間。馬普安正在認真地履行他的一項更艱巨的任務。在這之前，他已經給賣打電話仔細查對過他要用的辭彙，然後立即用這些辭彙展開歷史調查。
他問：“這裡有誰還記得紅軍？”

(8) 藥名。



長征者家族：陳英春、陳厥明、陳久善、陳全地、陳伴雁、鄭八鳳、陳正幾、陳麗華。
第2天 2002年10月17日 江西省于都縣利村鄉棠田村

